



一 輻集目錄 第六冊

卷之十七 補錄

京師

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

方叔元老克壯其猶

良其限列其資厲薰心

防有鵲巢

曾子問

周公初基作新大邑于東國洛

擴充





四十曰強而仕五十曰艾服官政

民之質矣日用飲食

大司徒以土會之灋辨五地之物生一曰山林其動物宜毛物其植物宜阜物其民毛而方二曰川澤其動物宜鱗物其植物宜膏物其民黑而津三曰邱陵其動物宜羽物其植物宜覈物其民專而長四曰墳衍其動物宜介物其植物宜莢物其民皙而瘠五曰原隰其動物宜羸物其植物宜叢物其民豐肉而庫

抑抑威儀維德之隅

神農氏沒黃帝堯舜氏作通其變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

民宜之

人謀鬼謀百姓與能

六月

夬決也剛決柔也君子道長小人道憂也  
皇父孔聖作都于向擇三有事置侯多藏  
請衽何趾

七月

先生饌

死喪之威兄弟孔懷原隰裒矣兄弟求矣  
燭不見跋

教訓正俗非禮不備

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惟辟玉食臣無有作福作威玉食

分爭辯訟非禮不決

恆言不稱老

九戩

凡為長者養之禮

毋餘席

周官

損先難而後易

大傅在前少傅在後入則有保出則有師

在明明德在親民

九二包荒用馮河不遐遺朋亡得尚于中行

敬忌

作之君作之師

微子

位智

侍坐于君子君子欠伸撰杖屨視日蚤莫侍坐者請出矣

足容重手容恭目容端口容止聲容靜頭容直氣容肅立

容德色容莊

顏如渥丹其君也哉



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

心好之身必安之君好之民必欲之

怨豈在明不見是圖

今王嗣厥德

命鄉簡不帥教者以告耆老皆朝於庠元日習射上功習

鄉上齒大司徒帥國之俊士與執事焉不變命國之右鄉

簡不帥教者移之左命國之左鄉簡不帥教者移之右如

初禮不變移之郊如初禮不變移之遂如初禮不變屏之

遠方終身不齒

周易

爾土宇取章亦孔之厚矣豈弟君子俾爾彌爾性百神爾  
主矣爾受命長矣弗祿爾康矣豈弟君子俾爾彌爾性純  
嘏爾常矣

弟子

王曰封以厥庶民暨厥臣達大家

明作有功惇大成裕

駕彼四牡四牡騤騤君子所依小人所腓

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曲成萬物而不遺

遊毋倨

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

乃社于新邑  
言私其縱獻豨于公

汝其敬識百辟享亦識其有不享享多儀儀不及物惟曰  
不享惟不役志于享凡民惟曰不享惟事其爽侮

六爻

剛柔輕重遲速異齊

察言而觀色

漸漸之石

卷之十八 補錄

凡厥正人既富方穀

教胄子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

獻粟者執右契

以木巽火烹飪也

不弔不祥

帝庸作歌

威克厥愛允濟

君子以自強不息

盤庚

凡進食之禮左殺右載食居人之左羹居人之右膾炙處  
外醯醬處內蔥醢處末酒漿處右



堂上八豆設于戶西西陳皆二以竝東上韭菹其南醢醢  
屈八簋繼之黍其南稷錯六鉶繼之牛以西羊豕豕南牛  
以東羊豕

九五坎不盈祗既平无咎

費誓

仁義

文王孫子本支百世凡周之士不顯亦世

九三艮其限列其夤厲薰心

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

禹貢

實始翦商  
惟幾

月令

思齊大任文王之母思媚周姜京室之婦

不能使人巧

利有攸往終則有始也

心性命

冢宰制國用

亂之初生僭始既涵亂之又生君子信讒

子曰夏道尊命事鬼敬神而遠之近人而忠焉先祿而後

一冊集 卷十八目錄  
威先賞而後罰親而不尊其民之傲蠢而愚喬而野朴而  
不文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後禮先罰而後賞尊  
而不親其民之傲蕩而不靜勝而無恥周人尊禮尚施事  
鬼敬神而遠之近人而忠焉其賞罰用爵列親而不尊其  
民之傲利而巧文而不慚賊而蔽

易有三義

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  
象曰天與火同人君子以類族辨物

公劉

侍食于君君祭先飯

象傳象傳

尚書

勿憂宜日中宜照天下也

敬之

大僕建路鼓于大寢之門外而掌其政以待達窮者與遽  
令聞鼓聲則速逆御僕與御庶子

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

其來復吉有攸往夙吉

憂悔吝者存乎介震无咎者存乎悔

秦誓





復其見天地之心乎

詩經

賦

賦之二

賦之三

賦之四

賦之五

賦之六

賦之七

賦之八

輻集卷之十七

古歛項淳任田

京師

受業 姪樹品金三 唐憲邦原叔校訂

蔡邕獨斷曰。地下之衆者。莫過於水。地上之衆者。莫過於人。京師。衆也。故曰京師也。京師。天子之畿。內千里。象日月。日月纏次千里。陸宣公論關中事宜曰。王畿者。四方之本也。京邑者。又王畿之本也。其勢當令京邑如身。王畿如臂。四方如指。故用則不悖。處則不危。斯乃居重馭輕。天下之大權也。非特爲御諸夏而已。抑又有鎮撫戎狄之道焉。是以前代之制。轉天下租稅。委之京師。徙郡縣豪傑。處之陵邑。選四方壯勇。實之邊城。其賦役



則輕近而重遠也。其惠化則悅近以來遠也。則居重馭輕之意明矣。  
不計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天下之大對出。非特善為善。而日知錄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繼之者善也。天下雷行。物與无妄。成之者性也。是故天有四時。春夏秋冬。風雨霜露。無非教也。地載形氣。形氣風霆。風霆流形。庶物露生。無非教也。曰。天地絪縕。萬物化醇。善之為言。猶醇也。曰。何以謂之善也。曰。誠者。天之道也。豈非善乎。

方叔元老克壯其猶

鹽鐵論引詩曰。方叔元老。克壯其猶。故商師若鳥。周師為荼。蓋

謂商用少而周用老也

良其限列其夤厲薰心

宋黃慈溪名震曰。鈔曰。心者吾身之主宰。所以治萬事而非治於事。惟隨事謹省。則心自存。不待治之而後齊一也。孔子之教人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為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不待言心而自貫通於動靜之間者也。孟子不幸當人欲橫流之時。始單出而為求放心之說。然其言曰。君子以仁存心。以禮存心。則心有所主。非虛空以治之也。至於齋心服形之老莊。一變而為坐脫忘之禪學。乃始瞑目靜坐。日夜仇視其心。而禁治之。及治之愈急。而心愈

亂則曰易伏猛獸難降寸心嗚呼人之有心猶家之有主也反  
禁切之使不得有為其不能無擾者勢也而患心之難降與又  
曰夫心之說有二古人之所謂存心者存此心於當用之地也  
後世之所謂存心者攝此心於空寂之境也造化流行無一息  
不運人得之以為心亦不容一息不運心豈空虛無用之物哉  
世乃有游手浮食之徒株坐攝念亦曰存心而士大夫溺於其  
言亦將遺落世事以獨求其所謂心迨其心迹冰炭物我參商  
所謂老子之弊流為申韓者一人之身已兼備之而欲尤人之  
不我應得乎折中云心猶火也可揚而不可遏也揚之則明遏  
之則薰矣危薰心者言其堙鬱昏塞無光明通泰之象也按此

爻正與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反對行止貴隨時而此則一於止  
而不行豈光明之道乎此薰心之危所以不免也

防有鵲巢

序曰憂讒賊也鄭云所美謂宣公也歐陽公曰鵲巢積累喻讒  
之漸積茗草蔓延喻讒之浸廣篋亦積累之意鷓草雜衆色以  
成文猶讒言交織以成惑也鄒嶧山曰讒人駕不根之詞以佞  
張之而生彼攜貳之心也

曾子問

明芮巖尹名曰通論冠昏喪祭諸侯所遭之變吉凶雜出擬議  
無從際會雖不可知而典禮必不可闕曾子圖其變而預為之



問。夫子因其問而預爲之處。曾子所問。或事所有。或所不必有。雖虛位也。而實理寓焉。夫子所答。或禮所有。或未有。而以義起。雖權制也。而經常在焉。非曾子不能問。非孔子不能答。易曰。至蹟而不可惡。至動而不可亂。此之謂也。案必如曾子所問。纔可當格物致知四字。非如此精察。則力行處。總是粗疏。不見聖人權度。精切處。王伯厚云。曾子之學博而約者也。若今人所謂博止。是一片荒蕪。愈成悠謬。

周公初基作新大邑于東國洛

都邑考曰。成王實都鎬京。特往來朝諸侯。祀清廟於雒。故鎬京謂之宗周。以其爲天下所宗也。雒邑謂之東都。又謂之成周。以

周道成於此也。洛邑天下之至中。豐鎬天下之至險。成王於洛邑定鼎。以朝諸侯。所以承天地冲和之氣。宅土中以蒞四海。其示天下也。公於鎬京定都。以壯基本。所以據天下形勝處。上游以制六合。其慮天下也。遠。朱翼曰。天地間最貴者。中在上而飛在下。而潛立乎中者。人也。四海環之。介乎中者。華也。

至。欽。擴。充。

真西山曰。因而導之。則一念之惻隱。可以澤百世。一念之差惡。可以正萬民。堯舜之仁。湯武之義。所以與天地同其大者。以其能充之也。按此。卽仁育萬物。義正萬民意。用。眼。效。心。對。吸。不。符。宋。曰。四。十。曰。強。而。仕。五。十。曰。艾。服。官。政。下。也。而。觀。出。照。宣。必。至。



宋呂與叔名大曰人非無早成夙知之才也而強仕服官必至四十五十者養天下之才至於成就而後用則收功博如不待其成而用之所謂以政學者也害莫大焉宋戴岷隱名曰人至五十更歷世變熟知人情而服官政則明習故事詳審和緩不溪至於擾民生事又云聖人制禮以律天下以節人心使人血氣充實志意堅強壯者服其勞老者安其逸未用者無躁進之心當退者無不知足之戒每十年為一節而人心有定向矣而

示天民之質矣日用飲食夫使機智日生而姦偽萌起上下日知錄民之質矣日用飲食夫使機智日生而姦偽萌起上下且不相安神奚自而降福乎有起信險膚之族則高后崇降弗

祥有壽張為幻之民則嗣王罔或克壽故有道之世人醇工麗商樸女儉上下皆有嘉德而至治馨香感於神明矣然則祈天永命之實必在觀民而斷雕為樸其道何由則必以厚生為本

大司徒以土會之灋辨五地之物生一曰山林其動物宜毛物其植物宜阜物其民毛而方二曰川澤其動物宜鱗物其植物宜膏物其民黑而津三曰丘陵其動物宜羽物其植物宜麋物其民專而長四曰墳衍其動物宜介物其植物宜莢物其民皙而瘠五曰原隰其動物宜羸物其植物宜叢物其民豐肉而庫

吳草廬曰山林之民得木氣多毛者木之氣方者曲直之義也



川澤之民得水氣多。黑者水之色。津者潤下之義也。邱陵之民得火氣多。團者火之象。長者炎上之義也。墳衍之民得金氣多。哲者金之色。瘠者堅瘦之義也。原隰之民得土氣多。豐肉者土之體。厚者矧下之義也。蓋五行之精運於天。而其氣寓於地。五地之氣既別。則其民之形亦隨地氣而變矣。義疏林麓積草。故毛者依草食草。而毛如草之莖。山陵生木。故羽者棲木食木。而羽如木之葉。川澤積水。故鱗者居水而鱗象水之紋。墳衍積石。故介者潛石而介類石之體。其性則從其所稟之氣也。其體則肖其所生之形也。按大司徒土會數節。從五地說出形貌。從形貌說出氣質。從氣質說出教化。下文所謂因此五物者。民之常

而施十有二教是也。聖人立教以變化氣質爲先。卽此可悟。又按管子水地篇曰。夫齊之水道躁而復。故其民貪粗而好勇。楚之水淖弱而清。故其民輕果而賊。越之水重而洎。故其民愚疾而垢。秦之水泔最而稽。淤滯而雜。故其民貪戾而好事。齊晉之水枯旱而運。淤滯而雜。故其民諂諛。葆詐巧佞而好利。燕之水萃下而弱。沈滯而雜。故其民愚戇而好貞。輕疾而易死。宋之水輕勁而清。故其民易而好正。此就水性之各殊。上見生民之氣質有美惡。周禮則言其狀貌也。

抑抑威儀維德之隅

徐幹中論曰。夫法象立。所以爲君子。法象者。莫先乎正容貌。慎



威儀是故先王之制禮也。爲冕服采章以旌之。爲珮玉鳴璜以聲之。欲其尊也。欲其莊也。焉可懈慢也。夫容貌者人之符表也。符表正。故情性治。情性治。故仁義存。仁義存。故盛德著。盛德著。故可以爲法象。斯謂之君子矣。又曰。昔晉惠公以慢瑞而無嗣。文公以肅命而興國。郤犇以傲享。徵亡。冀缺以敬妻。受服。子圍以大明。招亂。遠罷。以既醉。保祿。良霄以鶉奔喪。年子展以草蟲。昌族。君子感凶德之如彼。見吉德之如此。故立必磬折。坐必抱鼓。周旋中規。折旋中矩。視不離乎結禴之間。言不越乎表著之位。聲氣可範。精神可愛。俯仰可宗。揖讓善貴。述作有方。動靜有常。帥禮不荒。故爲萬夫之望也。

神農氏沒。黃帝堯舜氏作。通其變。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

日知錄曰。垂衣裳而天下治。變質而之。文也。自黃帝堯舜始也。故於此有通變宜民之論。

人謀鬼謀。百姓與能。

日知錄曰。舜曰。官占。惟先蔽志。昆命于元龜。詩曰。爰始爰謀。爰契我龜。洪範曰。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孔子之贊易亦曰。人謀鬼謀。夫庶人至賤也。而猶在著龜之前。故盡人之明而不能決。然後謀之鬼焉。故古人之於人事也。信而有功。於鬼也。嚴而不瀆。



日知錄六月采芑車攻吉日宣王中興之作何以爲變雅乎采芑傳曰言周室之強車服之美也言其強美斯劣矣觀夫鹿鳴以下諸篇其於君臣兄弟朋友之間無不曲當而未嘗有誇大之詞大雅之稱文武皆本其敬天勤民之意至其言伐商之盛矣大矣不過曰會朝清明而止然則宣王之詩不有侈於前人者乎一傳而周遂亡嗚呼此太子晉所以謂自我先王厲宣幽平而貪天禍固不待沔水之憂祈父之刺而後見之也

决決也剛決柔也君子道長小人道憂也

困學紀聞曰若溪劉氏曰决以五君子决一小人不曰小人道消而曰道憂蓋上下交而志同如泰之時然後小人之道不行若以五君子臨一小人徒能使之憂而已惟其有憂則將圖之無不至矣愚謂小人道消嘉祐是也小人道憂元祐是也

皇父孔聖作都于向擇三有事亶侯多藏

困學紀聞皇父孔聖自謂聖也具曰予聖君臣俱自謂聖也自聖者亂亡之原光武詔上書者不得言聖大哉言乎又云擇三有事亶侯多藏貪墨之臣爲蠹賊小東大東杼柚其空聚斂之臣爲斧斤文侯之命所謂殄資澤于下民也是時號石父好利用事而皇父以卿士爲羣邪之宗日知錄曰王室方騷人心危懼皇父以柄國大臣而營邑於向於是三有事之多藏者隨



之而去矣。庶民之有車馬者，隨之而去矣。蓋亦知西戎之已偪，而王室之將傾也。以鄭桓公之賢，且寄孳於虢檜，則其時之國勢可知。然不顧君臣之義而先去，以爲民望，則皇父實爲之首。昔晉王衍見中原已亂，乃說東海王越以弟澄爲荊州，族弟敦爲青州，謂之曰：「荆有江漢之固，青有負海之險，卿二人在外，而吾留此，足以爲三窟矣。」鄙夫之心，亦千載而符合者乎。

### 請衽何趾

義疏：主昏禮，御衽於輿，勝衽良席在東，皆有枕北止。古文止作趾。是臥席嘗北趾也。管子弟子職曰：「倣衽則請有常，則否則請以何趾者，非常臥之所也。」又設衽曰衽，猶置尊曰尊，布筵曰筵。

### 七月

困學紀聞曰：七月見王業之難，亦見王道之易。孟子以農桑言王道，周公之心也。

### 先生饌

禮記義疏論語問孝而曰有酒食，先生饌，則先生之稱初惟屬父耳。其兼言兄，則由父推之，謂同爲父所生，而其生先於我也。其以稱師，則由父兄推之，謂教我比於生我，故自稱亦曰弟子也。其以稱大夫致仕者，則又由師推之，爲古致仕大夫士教於鄉里也。其以稱鄉人之老者，則又推之，爲其年亦近於父也。

死喪之威，兄弟孔懷，原隰裒矣，兄弟求矣。



莊子山木篇曰子獨不聞假人之亡乎林回棄千金之璧負赤子而趨或曰爲其布與赤子之布寡矣爲其累與赤子之累多矣棄千金之璧負赤子而趨何也林回曰彼以利合此以天屬也夫以利合者迫窮禍患害相棄也以天屬者迫窮禍患害相收也夫相收之與相棄亦遠矣

燭不見跋

鄭注跋本也古未有蠟燭以火炬照夜將盡則藏其所餘之殘本恐客見之以夜久欲退也劉執中曰燭不見跋趾也將至跋而退不敢及其更義疏云從鄭說則主人敬客夜飲有當陽之禮從劉說則客避主人火繼非卜晝之常然此句爲執燭以待

者言從鄭爲是

教訓正俗非禮不備

馬彥醇曰周之盛時民之祭祀冠昏飲射皆董於鄉閭之吏動作起居無一日不在於禮此說最佳於備字說得實

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惟辟玉食臣無有作福作威玉食

韓子外儲說右下云造父御四馬馳驟周旋而恣欲於馬恣欲於馬者擅轡筴之制也然馬驚於出彘而造父不能禁制者非轡筴之嚴不足也威分於出彘也王子於期爲駙駕轡筴不用而擇欲於馬擅芻水之利也然馬過於圃池而駙馬敗者非芻水之利不足也德分於圃池也觀此知君道主剛乾綱貴於獨

斷威福下移不可為國三家之分魯田氏之篡齊六卿之分晉皆出彘之分威圃池之分德也

分爭辨訟非禮不決

戴岷隱曰伯夷降典折民惟刑典禮者折獄之道其功可至於無訟按司徒制鄉八刑王制以父子君臣為聽訟之權皆是

恆言不稱老

宋黃勉齋各曰教人子對父母常言須避老字一則傷父母之心一則孝子不忍斥言非謂人子自稱老也此說較深

九戩

甘棠愛深於南國袞衣喜見於東人皆見聖人過化存神感人

深至處

凡為長者糞之禮

呂與叔曰人之有血氣者未有安於事人者也今使知長者之當敬甘為僕御之役而不辭是所以存其良心折其傲慢之氣然後可與進於德按圯上老人東坡所以疑為隱君子也

毋餘席

鄭注無餘席必盡其所近尊者之端孔疏無餘席欲得親近先生似若扶持然又備擬先生顧問不可過遠且擬後人之來故闕在下空處以待之也

周官



唐賈氏周禮正義序有云少皞以前天下之號象其德百官之號象其徵顓頊以來天下之號因其地百官之號因其事事即司徒司馬之類是也若然前少皞氏言祝鳩氏爲司徒者本名祝鳩言司徒者以後代官况之按少皞之前皆以雲鳥水火名官堯舜時司徒后稷司空等職散見虞書夏書乃有六事之文則六卿分職自夏商已定其官周官蓋因而不改也

### 損先難而後易

懲忿窒欲爲學者一大難事克伐怨欲不行夫子稱其難樊遲問仁夫子以先難爲訓皆是

大傅在前少傅在後入則有保出則有師

義疏案師保傅之職有甚尊者如周成王時太公爲太師周公爲太傅召公爲太保有不甚尊如周禮大司徒之屬有師氏保氏此皆與王燕者也而子初生卽擇諸母與可者使爲子師次爲傅母爲保母然則所以慎其身教之事而諭諸德歸諸道者自內至外自孩提至成立無地不有無人不然至年愈長位愈尊而師之傅之保之者任愈重爵亦愈貴至以臣妾億兆者當其爲師則弗臣焉書曰能自得師者王此義明也

在明明德在親民

吳昭武曰夫自太極之理與陰陽五行之氣妙合而凝形旣生矣則所謂明德者已炳然于方寸間至虛靈至空洞湛乎如水



之無波瑩乎如鏡之無塵天地之高深鬼神之幽隱事物之繁  
浩幾微之綿邈雖萬有不同而其理悉具觸之即覺感之即通  
方其孩提無不知愛其親者愛果何從而生哉此明德也及其  
既長無不知敬其兄者敬果何從而起哉此明德也見孺子之  
將入井而怵惕聞牽牛之將覺鐘而不忍是其虛靈空洞者隨  
事而有覺焉不自知其然也在書謂之降衷在詩謂之秉彝在  
中庸謂之性在大學謂之心其爲明德一爾是德也與生俱生  
本無加損然而存養則瑩斷喪則蝕洗濯則露封閉則藏以氣  
質所生之軀接事物無窮之變其誘奪于吾前者不一安能保  
是德之常明也哉是以君子必究義理之歸去私欲之累義理

透徹則真見昭融私欲消亡則本體發見向之未明者至是寔  
明矣向之寔明者至是大明矣向之大明者至是愈明矣此之  
謂明明德又曰己之德固明而人之德未明苟忽然不加之意  
則是徒能自成而不能成物夫豈天生聖賢之本心哉是必以  
先知覺後知先覺覺後覺以明天下之明德而聖賢之責盡矣  
按此兩段皆本朱註而暢發之原始要終功夫次第井井有條  
初學最宜熟讀又按從明德指出降衷秉彝心性最融洽學者  
多因性理各號各殊苦難貫串不知此理發動一齊都到于中  
細爲分別便自有如許不同如朱子集註只是這一箇理却緣  
本文字面不同不得不緊靠本文清出眉目而究其統會何曾



有毫髮差別也

九二包荒用馮河不遐遺朋亡得尚于中行

讀易質疑

汪默庵名燧著

曰四者猶乾之四德也分之有四者之目而

皆統括于包荒之二字馮河者包荒中之剛果奮發也不遐遺

者包荒中之深遠精到也朋亡者包荒中之大公無我也君子

之所以不見容于小人不能使其身一日安于朝廷之上者不

知包荒之義者也故以言乎學問則曰寬以居之以言乎為政

則曰寬則得眾以言乎君德則曰寬裕溫柔以言乎一个臣則

休休有容試思豐功偉烈斷非狹隘褊急局促之人所能辦也

故曰能辦天下事者必其能有包天下之量者也聖人于治泰

之道首揭此二字其示人深矣

敬忌

衷論云忌字意尤深畏憚而不敢輕用避諱而不忍輕言見民

之罹于刑如赤子之陷于湯火入于陷阱者然為民父母休戚

痾癢相關又安忍喜談而樂道之哉

作之君作之師

尚書皆言君道至此篇從君說到師作兩對講分明以君主養

師主教也契為司徒伯夷降典唐虞也文命誕敷萬邦表正禹

湯也壽考作人鎬京辟雍文武也皆師道也周子曰師道立則

善人多善人多則朝廷正而天下治矣



困學紀聞曰。君子之去留。國之存亡。繫焉。故夏書終于汝鳩。汝方。商書終于微子。衷論云。從古政亂俗偷。則其國未有不危亡者。善醫者不視人之肥瘠。而視人之脉理。神氣脉理既亂。神氣既耗。則雖壯盛。特需時耳。故紀綱風俗者。人身之脉理。神氣也。微子與箕子之言。但曰殷罔不小大。好草竊奸宄。又曰。今殷民乃攘竊神祇之犧牲。其時民心之背畔。紛擾。蓋可知矣。卽以此爲淪喪必至之勢。初未嘗舉敵國外患以爲言也。其曰我。用沈酗于酒。又曰。我其發出狂。非止臣爲主諱之文。大臣與國同休戚。與人君共肺腑。凡君之過。何莫非身之過乎。但視爲不

敢斥言。猶淺矣。又曰。如西伯。戡黎。祖伊奔告。亦絕不言西伯之事。惟曰。不有康食。不虞天性。不迪率典。見兵戎之在外者。易靖而民生。風俗之壞于內者。大可憂也。強國之凌逼者。可挽而天命之既去者。不可挽也。日知錄曰。自古國家承平日久。法制廢弛。而上之人不能行于下。未有不亡者也。紂以不仁而亡。天下人人知之。吾謂不盡然。紂之爲君。沈湎于酒。而逞一時之威。至于刳孕斮脛。蓋齊文宣之比耳。商之衰也久矣。一變而盤庚之書。則卿大夫不從君令。再變而微子之書。則小民不畏國法。至于攘竊神祇之犧牲。用以容將食。無災可謂民玩其上。而威刑不立者矣。卽以中主守之。猶不能保。而况以紂之狂酗。



昏虐又祖伊奔告而不省乎。仁智。陳器之曰：仁包四端，而智居四端之末者。蓋冬者藏也，所以終萬物而始萬物者也。智有藏之義，焉有始終之義，焉。是惻隱羞惡恭敬三者皆有可為之事，而知則無事可為。但分別其為是為非耳。是終始萬物之象也。故仁為四端之首，而知則成始而成終。猶元為四德之長，然元不在于元，而生于貞。蓋天地之化，不翕聚則不能發散，理固然也。仁智交際之間，乃萬物之機軸，循環不窮，脗合無間。

侍坐於君子，君子欠伸，撰杖履，視日蚤莫，侍坐者請出矣。

孔疏：禮卑者賤者，請進不請退，退由尊者。今見尊者有欲起之漸，故得請出。

足容重，手容恭，目容端，口容止，聲容靜，頭容直，氣容肅，立容德，色容莊。

朱子語類問禮記九容與論語九思一同本原之地。固欲存養於容貌之間，又欲隨事省察。朱子曰：即此便是涵養本原。這裏不是存養更于甚處。存養賈太傅新書容經曰：志有四，與朝廷之志、淵然清以嚴祭祀之志、愉然思以和軍旅之志、怫然愠然精以厲喪紀之志、漻然漻然憂以湫四志。形中四色發外，維知志色之經也。容有四：起朝廷之容、師師然翼翼然整以敬祭祀。



一車集  
之容遂遂然粥粥然敬以婉軍旅之容滂然肅然固以猛喪紀  
之容恟然懾然若不還容經也視有四則朝廷之視端不  
平衡祭祀之視視如有將軍旅之視固植虎張喪紀之視不  
不垂綱視經也言有四術言敬以固朝廷之言也文言有序  
祭祀之言也屏氣折聲軍旅之言也言若不足喪紀之言也  
言經也固頤正視平肩正背臂如抱鼓足間二寸端面攝纓  
端股整足體不搖肘曰經立因以微磬曰共立因以磬折曰  
肅立因以垂佩曰卑立立容也坐以經立之容肘不差而不  
跌視平衡曰經坐微俯視尊者之膝曰共坐仰首視不出尋  
常之內曰肅坐廢首低肘曰卑坐坐容也行以微磬之容臂  
不搖掉肩不下上身似不

則從然而任行容也趨以微磬之容飄然翼然肩狀若汜足如  
射箭趨容也旋以微磬之容其始動也穆如驚條其固復也旄  
如濯絲踣施之容也跪以微磬之容掄右而下進左而起手有  
抑揚各尊共紀跪容也拜以磬折之容吉事上左凶事上右隨  
前以舉頃衡以下寧速無遲背項之狀如屋之元拜容也拜而  
未起伏容也坐乘以經坐之容手撫式視五旅欲無顧顧不過  
轂小禮動中禮式大禮下坐車之容也立乘以經立之容右持  
綏而左右詘存劍之緯欲無顧顧不過轂小禮據中禮式大禮  
下立車之容也禮介者不拜兵車不式不顧不言反抑式以應  
武容也兵車之容也若夫立而跛坐而踣體怠懈志驕傲趨視



數顧數顧容色不比動靜不以度安咳唾疾言嗟氣不順皆禁也

顏如渥丹其君也哉

韓詩外傳曰上之人所遇色爲先聲音次之事行爲後故望而宜爲人君者容也近而可信者色也發而安中者言也久而可觀者行也故君子容色天下儀象而望之不假言而知爲人君者詩曰顏如渥丹其君也哉

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

呂與叔曰寂然之中天機常動感應之際本原常靜洪鐘在簾扣與不扣鳴未嘗已寶鑿在懸照與不照明未嘗息按此卽程

子所云體用一原顯微無間道理

心好之身必安之君好之民必欲之

匡衡政治得失疏曰臣竊考國風之詩周南召南被聖賢之化深故篤于行而廉于色鄭伯好勇而國人暴虎秦穆貴信而士多從死陳夫人好巫而民淫祀晉侯好儉而民畜聚太王躬仁邠國貴恕由此觀之治天下者審所上而已

怨豈在明不見是圖

衷論怨豈在明不見是圖居人上者最宜體察人君之權一日未去則萬民之怨一日不知故有毒惡流于四海憤疾深于肌髓而廟堂之上晏然而不之覺者所謂敢怒而不敢言是也明

皇祿山之變。田間老人曰：草野之民，知有今日久矣。吁！天下之人，知之而明，皇一人不知也。及乎天下之怨人君，得而明見之，則已權移勢去，雖欲極力拯救之而不能矣。不見是圖，非清心寡慾，明目達聰，其能知之乎？

今王嗣厥德

困學紀聞曰：禹有典則貽厥子孫，而有盤遊無度者，湯以義禮垂裕後昆，而有顛覆典刑者，是以知嗣德之難也。命鄉簡不帥教者以告者，老皆朝於庠，元日習射，上功習鄉，上齒大司徒帥國之俊士與執事焉，不變命國之右鄉簡不帥教者移之左，命國之左鄉簡不帥教者移之右，如

初禮不變移之郊，如初禮不變移之遂，如初禮不變屏之遠方，終身不齒。

周希聖曰：於庠言朝尊道也，於廟言朝尊祖也。先王無意於成人之惡，常慮其欲改之無地，故雖鄉有告其不帥者，必行射飲之禮，以為之勸導，有不變然後移之左，移之右，移之郊，移之遂，真不能變然後屏之遠方，待不肖其恕如此。徐魯庵曰：必遲之以九年，需之以四，不變重絕人之意也。

周易

史記曰：易自隱以之顯。周子曰：易為五經之原。朱子曰：易以形而上者說出，在形而下者上，則所謂設卦觀象繫辭焉而明



吉凶者大之無所不該。細之無微不至。始以通乎諸經者擬議之一書。闡圖書之秘。六爻啟參兩之能。四營具于稽疑。三易列于太卜。吉凶悔吝。即六義之美。刺勸懲屈伸。往來即三百之盛。衰得失近取諸身。民彝物則遠徵諸物。草木蟲魚。寓褒貶于抑陰扶陽。道名分于上。天下澤四德分乎穆姜。觀比肇夫。陳魏謹夫婦。則鴻漸昏姻。始飲食則需雲。宴樂大學之八目。備家人中庸之一誠。統无妄履為易之禮。豫為易之樂。封建之法見于比。井田之制寓于師。雷電山風五刑懸象。否泰剝復四代推遷。七日復八月臨。通平時令。鼎享帝。萃立廟。達乎禮經。此可約畧言之。而義無不貫者也。

爾土字取章亦孔之厚矣。豈弟君子俾爾彌爾性。百神爾主矣。爾受命長矣。弗祿爾康矣。豈弟君子俾爾彌爾性。純嘏爾常矣。

明邱瓊山潞曰。宋儒言漢文時。賈誼為之痛哭流涕。誼之憂國誠深矣。然其言太過。而無優游不迫之意。帝退而觀天下之勢。不至於此。則一不之信。然後知康公之戒君。其言亦有法也。

弟子

按弟子章所論孝弟謹信汎愛親仁學文諸事。管氏弟子職一篇約畧具焉。今附錄之。竝可以補曲禮少儀內則之所未備。先生施教。弟子是則。温恭自虛。所受是極。必虛其心。然後能有所容。極謂盡其

也。本原見善從之。聞義則服。溫柔孝弟。毋驕恃力。驕而恃力則志毋虛邪。虛謂行必正直。游居有常。必就有德。顏色整齊。中心必式。夙興夜寐。衣帶必飭也。式法。朝益暮習。小心翼翼。一此不懈。是謂學則。

右學則

少者之事。夜寐蚤作。既拚盥漱。執事有恪。掃席前曰拚。盥漱。潔手漱滌口。攝

衣共盥。先生乃作沃盥。徹盥。泛拚正席。共音恭。共盥謂共

謂既盥而徹盥器也。泛拚。謂廣拚內外。不止席前也。先生乃坐。出入恭敬。如見賓客。危

坐。鄉師。顏色毋怍。客叶音恪。怍。謂變其容貌。

右蚤作

受業之紀。必由長始。一周則然。其餘則否。否。叶音鄙。謂先

之外。不始誦。必作。其次則已。始誦而作。以敬事端也。凡言與

行。思中以為紀。古之將興者。必由此始。中者無過不及之名。以此為紀綱。然後可

興。後至就席。狹坐則起。狹坐之人見后。若有賓客。弟子駿作

對客無讓。應且遂。行趨進。受命所求。雖不得。必以反命。客見

叶平聲。行。叶音杭。駿。作迅起也。對客無讓者。供給使反坐

復業。若有所疑。捧手問之。師出皆起。至于食時。

右受業對客

先生將食。弟子饌饋。攝衽盥漱。跪坐而饋。置醬錯食。陳膳毋

悖。饋。謂選具其食。凡置彼食。鳥獸魚鼈。必先菜羹。羹。叶音郎。先菜



羹。載中別載在醬前。其設要方。載謂肉而細者，遠載近醬，食之便也。其陳設食器要合，成也。飯是為卒。左酒右醬。醬當作漿。是謂載也。禮三飯乃食。漱故言飯載而食終，乃言酒漿明在載外也。鄭註二禮兩引上文皆作漿字，又此上文已云載在醬前，則此醬不應復在載外矣。今告具而退，捧手而立。二句用韻。三飯二斗左執虛豆，右執挾七，周還而貳，唯噍之視同，噍以齒，周則有始，柄尺不跪，是謂貳紀。三飯食必二段，斗也。挾猶箸也。七，所以載鼎之齒，次序也。如菜肉同盡，則先益菜後益肉。先生已食，弟子豆有柄，長尺則立進之。此是再益之綱紀也。乃徹趨走進，漱拚前，斂祭。漱祭未詳。既食畢，掃席前並搜斂所祭也。

右饌饋

先生有命，弟子乃食。以齒相要，坐必盡席。要，平聲。所謂食坐盡前，恐汚席也。

飯必捧，擊羹不以手，亦有據膝。毋有隱肘，既食乃飽，循咍覆手。擊音覽。不以手當以挾也。隱肘則太伏。振衽掃席已食也。咍，口也。覆手而循之，所以拭其不潔也。振衽掃席已食者，作掘衣而降，旋而鄉席，各徹其餽，如於賓客。既徹並器，乃還而立。立未詳。振衽掃席謂振其底衽以拂席之汚，賓客食畢亦自徹其餽並謂藏去也。

右乃食

凡拚之道，實水於盤，攘袂及肘，堂上則播灑，室中握手執箕。膺揲厥中有帚。揲記注作搗，又作葉。攘袂者恐濕其袂，且手為掬以灑，揲舌也。既有水將拚之，故執箕以舌自當而置帚于箕中也。入戶而立，其儀不貸。執帚下箕倚于戶側。謂倚箕于戶側。凡拚之道，必由奧始。西南隅也。俯仰磬折，拚毋有徹。徹動也。不得觸動他物也。拚前而退，聚于戶內。從前掃而却退聚其所掃。

糞壤于戶內也。坐板排之以葉適己。實帚于箕。板穢時以手排先生之適己向己也。若作乃興而辭。以拚未畢故辭之令止也。坐執而立。遂出棄之。既拚反立。是協是稽。謂合也。稽考也。謂合考書義也。

右灑掃

暮食復禮。謂復朝昏將舉火。執燭隅坐。錯總之法。橫于坐所。

櫛之遠近。乃承厥火。所叶疏果反。總束也。古者束薪蒸以爲燭。故謂之總。其未然者則橫于坐之

遠近。乃更以燭承取火也。居句如矩。蒸間容蒸然者處下。

捧碗以爲緒。下叶音戶。句曲也。舊燭既盡則更使人以新燭繼之一橫一直其兩端相接之處勢曲如矩

則方正不邪也。蒸細薪也。言稍寬其束使其蒸間可以各容一蒸以通火氣。又使已然者居下未然者居上則火易然也。

所以貯緒也。右手執燭左手正櫛。有隋代燭交坐無倍尊者。

乃取厥櫛。遂出是去。

叶音緒。去上聲。先執燭者既捧碗以貯櫛之餘緒遂以左手正櫛而投其緒于碗中至其櫛漸短有墮而不可執者則後執燭者代之而交坐于其處前執燭者乃取櫛而出棄之也。

右執燭

先生將息弟子皆起敬奉枕席。問所何趾。俶衽則請有常則

否。俶始也。謂變其衽席則當問其所趾若有常處則不請也。

右請衽

先生既息各就其友相切相磋各長其儀。周則復始。是謂弟

子之紀。友叶音以儀叶五何反。

右退習

王曰封以厥庶民暨厥臣達大家



王伯厚曰周封建諸侯與大家巨室共守之以爲社稷之鎮九兩所謂宗以族得民公劉詩所謂君之宗之此封建之根本也魯之封有六族焉衛之封有七族焉唐之封有九宗五正焉然古者世臣必有家學內有師保之教外有外庶子之訓國子之賢者命之導訓諸侯若魯孝公是也使惇惠者教之文敏者道之果敢者諭之鎮靜者修之若晉公族大夫是也教行而俗美然後託以安危存亡之寄而國有與立矣

明作有功惇大成裕

衷論曰不明作則無以振勵治功而鼓天下之氣不惇大則無以寬裕政體而養天下之福然明作妨于惇大聰明用而易入

于苛細也惇大妨于明作意度廣而易至于弛廢也真明作者必惇大宏綱舉則衆目斯張必無毛舉鷙擊之弊真惇大者必明作王度恢而羣工就理必無叢脞尸位之憂

駕彼四牡四牡騤騤君子所依小人所腓

日知錄古制一車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炊家子十人固守衣裝五人廐養五人樵汲五人隨車而動如足之腓也步乘相資短長相衛行止相扶此所以爲節制之師也

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曲成萬物而不遺

質疑云範圍天地如一氣流行籠統相續聖人則裁之爲四時二十四氣又爲之置閏是也地形廣邈經緯交錯聖人則裁成



爲九州畫野分疆是也。又如寒則教人衣裘，暑則教人衣葛。又如正經界治溝洫，使潦則水有所歸，旱則水有所取。不然則旱無所挾，潦無所洩，豈不是過乎？又如于人，則爲之別生分類，辯上下定民志也。不然則蚩蚩蠢蠢，荒野野孰，知有君臣親疏，豈不是過乎？頌歷授時而天道成，畫野分疆而地道平，別生分類而人道立，蓋就泛濫無收拾處，約束之使成介物事，所謂範圍也。曲成是委，曲成就不能直致也。如人別生分類，是範圍也。若夫設爲庠序學校以教之，使人知孝弟禮義，教民樹畜，使老有所養，幼有所長，此是曲成之事。又如作宮室以易巢窟，造書契以代結繩，舟車以濟不通，重門以待暴客，至于物若穿牛鼻

絡馬首，數罟不入谷斤，以時果實未熟，木不中伐，不鷲于市，皆是曲成之事。舉天下無一物不得其成就，所謂大以成大小，以成小者，如此方謂不遺也。

### 遊毋倨

徐魯庵訓遊爲行良，是義疏揖者行容之俯，遊者行容之仰，遊則易倨，故戒之。

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中其數，東青士南赤士西白士

陳止齋曰：君子之出也，必或爲之主，或爲之僚，其處也，又必或爲之徒。出一處未嘗一日離夫人也，不可一日無人而夫人未必皆明君，未必皆賢卿大夫，未必皆才子弟。吾則曰：是皆不



足與行道吾有羣鳥獸而已矣嗚呼鳥有身為仁義禮樂之主而可以羣鳥獸也哉此段論斯人吾與實理句句切實得好人

刺土乃社于新邑

汲冢作雜解曰乃建大社于國中其壘東青土南赤土西白土北驪土中央豐與豐同以黃土將建諸侯鑿取其方一面之土苞以黃土苴以白茅以為土封

言私其縱獻絜于公

日知錄曰兩我公田遂及我私先公而後私也言私其縱獻絜于公先私而後公也自天下為家各親其親各子其子而人之有私固情之所不能免矣故先王弗為之禁非惟弗禁且從而

恤之建國親侯胙土命氏畫井分田合天下之私以成天下之公此所以為王政也至於當官之訓則曰以公滅私然而祿足以代其耕田足以供其祭使之無將母之嗟室人之謫又所以恤其私也

汝其敬識百辟享亦識其有不享享多儀儀不及物惟曰不享惟不役志于享凡民惟曰不享惟事其爽侮

陳壽翁曰此因將往新邑朝諸侯而言亦因召公取諸侯之幣旅王而言也按洛邑居天下之中業已告成必舉朝會之典康誥所謂侯甸男邦采衛召誥所謂庶邦冢君即百辟之享也節錄汲冢書王會解以參觀 成周之會墀上張赤帟陰羽晉孔晁注



王城既成大會諸侯及四夷也陰鶴天子南面立絕無繁露朝也

服八十物搢挺繁露冕之所垂也所尊敬則有焉唐叔荀叔周

公在左太公望在右皆纒亦無繁露朝服七十物搢笏旁天子

而立于堂上唐荀國名皆成王弟故曰叔旁差在堂下之右唐

公虞公南面立焉堂下之左殷公夏公立焉皆南面纒有繁露

朝服五十物皆搢笏為諸侯之有疾病者阼階之南祝淮氏榮

氏次之皆西南彌宗旁之淮榮二祝之氏也彌宗官名次珪瓚南差在後為諸侯有疾

病者之醫藥所居使諸左右也也相者太史魚大行人皆朝服有

繁露皆贊相賓客禮儀也堂下之東面郭叔掌為天子棊幣焉

纒有繁露郭叔號文王弟棊錄諸侯之幣也內臺西面者正北方應侯曹叔伯

鼻中鼻內臺中臺也比服次之要服次之荒服次之西方東面

正北方伯父中子次之此要服于此服轉遠殊故殊其名非夷

子中行方千里之外為比服方千里之內為要服三千里之內

為荒服是皆朝于內者此服各因于堂後東北為赤帟焉浴盆

在其中雖不用而設其西天子車立馬乘亦青陰羽鳧旌鶴鳧

旄中臺之外其右泰士臺右彌士外謂臺之東西也外臺右泰

儀之受贄者八人東面者四人受贄幣士也四人東陳幣當外

臺天元獻宗馬十二陳束帛被馬于外臺王元繚碧基十二此

三碧皆玉故自下以至王之元繚謂參方元繚璧豹虎皮十二

之黑組紐之基玉各有十二基也參方元繚璧豹虎皮十二

也璧皮兼陳也四方元繚璧琰十二琰珪外臺之四隅張赤帟



一車集  
卷一  
為諸侯欲息者皆息焉命之曰交閭每角張息者隨所近也

### 六爻

元許魯齋名曰初位之下事之始也以陽居之才可以有為矣或恐其不安于分也以陰居之不患其過越矣或恐其悞弱昏滯未足以趣時也大抵柔弱則難濟剛健則易行或諸卦柔弱而致凶者其數居多若總言之居初者易貞居上者難貞易貞者由其所適之道多難貞者以其所處之位極故六十四卦初爻多得免咎而上每有不可救者始終之際其難易之不同蓋如此 一與四皆陰位也四雖得正而猶有不中之累况不得其正乎二雖不正而猶有得中之美况正而得中者乎四近君

之位也二遠君之位也其勢又不同此二之所以多譽四之所  
以多懼也二中位陰陽處之皆為得中中者不偏不倚無過不  
及之謂其才若此故于時義為易合時義既合則吉可斷矣其  
卦爻六位惟三為難處蓋上下之交內外之際非平易安和之  
所也 四之位近君多懼之地也以柔居之則有順從之美以  
剛居之則有僭逼之嫌然又須問居五者陰邪陽邪以陰承陽  
則得于君而勢順以陽承陰則得于君而勢逆勢順則無不可  
也勢逆則尤忌上行而凶咎必至以陽承陽以陰承陰皆不得  
于君也然陽以不正而有才陰以得正而無才故其勢不同有  
才而不正則貴於寡欲故乾之諸四多得免咎無才而得正則



貴乎有應。故艮之諸四皆以有應爲優。無應爲劣。獨坤之諸四能以柔順處之。雖無應援亦皆免咎。此又隨時之義也。五上卦之中乃人君之位也。諸爻之德莫精于此。能首出乎庶物不問何時克濟大事。傳謂五多功者此也。上事之終時之極也。其才之剛柔內之應否。雖或取義。然終莫及上與終之重也。是故難之將出者則指其可由之方。事之既成者則示以可保之道。義之善或不勸則直云其吉也。勢之惡或不可解則但言其凶也。質雖不美而冀其或改焉則猶告之位。雖處極而見其可行焉則亦諭之。大抵積微而盛。過盛而衰。有不可變者有不變者。大傳謂其上易知豈非事之已成乎。按魯齋之說申

明繫下第九章論六爻之旨最爲曉暢

剛柔輕重遲速異齊

剛柔卽家語所謂堅土之人剛。弱土之人柔。是也。輕重遲速卽淮南所謂湍水人輕。遲水人重。輕土多利。重土多遲。是也。

察言而觀色

大戴記曰誠在其中。此見於外。以其見占其隱。以其細占其大。以其聲處其氣。物生有聲。聲有剛有柔。有濁有清。有好有惡。咸發於聲也。心氣華誕者其聲流散。心氣順信者其聲順節。心氣鄙戾者其聲嘶醜。心氣寬柔者其聲溫好。信氣中易。義氣中舒。智氣簡備。勇氣壯直。聽其聲處其氣。此之謂視中也。又曰誠智



一輯集 卷十七  
必有難盡之色。誠仁必有可尊之色。誠勇必有難懾之色。誠忠必有可親之色。誠潔必有難汙之色。誠靜必有可信之色。質色皓然固以安偽。色縵然亂以煩。雖欲固之色不聽也。此之謂觀色也。按此兩段聽聲而察其氣。觀色而識其心。辯在微茫。真寫出鑒空衡平氣象。中觀之於簞食豆羹之細。而好名者敗矣。正之於君臣上下之大。而矯廉者羞矣。原出妻屏子之設心。而通國之稱誣矣。於所以而究所安。是由淺入深。而真偽判矣。觀眸子而知胸中。是因表見裏。而邪正分矣。

漸漸之石

采薇咏雪東山咏雨行師道途之苦君代爲言之至于自言而

涉波離畢之怨深矣

一輯集卷之十七

一輯集卷之十八

古歛項淳任田

男姪 嶠 傳 海峯 恭校 築巖

凡厥正人既富方穀

衷論曰聖人不強人以所不能故曰凡厥正人既富方穀爾弗

能使有好于而家時人斯其幸五福之次曰富周書曰資富能

訓惟以永年天下未有生計不給而可與為善者絕世之廉潔

聖人不以律人故易曰苦節不可貞漢詔亦曰小吏祿薄求其

無侵漁百姓難矣日知錄曰正統六年御史曹泰奏云臣聞之

書曰凡厥正人既富方穀今在外諸司文臣去家遠任妻子隨

行祿厚者給米不過三石薄者一石二石又多折鈔九載之間



一車集 卷十八  
仰事俯育之資道路往來之費親故問遺之需滿罷閒居之用其祿不贍則不免失其所守而陷于罪矣乞勅廷臣會議量爲增益俾足養廉如是而仍有貪污懲之無赦

教胄子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

匡衡治性正家疏曰治性之道必審己之所有餘而強其所不足蓋聰明疏通者戒于太察寡聞少見者戒于雍蔽勇猛剛强者戒于太暴仁愛溫良者戒于無斷湛靜安舒者戒于後時廣心浩大者戒于遺忘必審己之所當戒而齊之以義然後中和之化應而巧僞之徒不敢比周而望進按教胄之法蓋所以化其氣質之偏而納之于中也周子曰聖人立教俾人自易其惡

自至其中而止矣

獻粟者執右契

呂與叔曰古者以契爲信居者執左契出者執右契蓋予人粟者執左契以待之取人粟者執右契以合之朱子曰契是合同底物陳壽翁曰待以右合左而付粟也

以木巽火烹飪也

質疑云不曰以木入火而曰以木巽火烹飪之妙用調燮之經綸无不畢具于巽之一字在學問則爲勿忘勿助之旨在政治則爲無欲速無見小利之義

不弔不祥



一車集 卷十八  
日知錄云威儀之不類賢人之喪亡婦寺之專橫皆國之不祥而日月之青山川之變鳥獸草木之妖其小者也傳曰人無費焉妖不自作故孔子對哀公以老者不教幼者不學爲俗之不祥荀子曰人有三不祥幼而不肯事長賤而不肯事貴不肖而不肯事賢是人之三不祥也而武王勝殷得二俘而問焉曰若國有妖乎一俘對曰吾國有妖書見星而天雨血一俘對曰此則妖也非其大者也吾國之妖子不聽父弟不聽兄君令不行此妖之大者也武王避席再拜之

帝庸作歌

困學紀聞云虞之賡歌夏五子之歌此三百篇之權輿也洪範

無偏無陂至歸其有極蔡氏謂此章蓋詩之體使人吟咏而得其性情與周禮太師教以六詩同伊訓以三風十愆訓太甲自聖謨洋洋而下亦叶其音蓋欲日誦是訓如衛武公之抑戒也故曰詩可以興

威克厥愛允濟

衷論曰行師之際將用其死力藉爲腹心姑息恣縱之弊由此而起驕悍猛鷲之氣以爲固然雖明知其淫焚殺掠亦姑視爲無可如何而不嚴加檢束者有之矣蘇子曰聚天下不仁之人授之以不仁之器教之以殺人之事莫過于行師古人鑿凶門而出良有以也更少寬假焉其爲暴寧有紀極乎傳曰師出以



律又曰不用命者殺無赦然後知行師之道以威克厥愛為至切當也古人片言居要莫過于此

君子以自強不息

質疑序文有云高景逸名攀曰易即人之心也今人有以易書

為易有以卦爻為易有以天地法象為易皆易也然與自家身

心不相干所以書自書卦自卦天地自天地也要知此心體便

是易此心變易從道便是易之用所以六十四卦聖人說六十

四箇以字如君子自強不息者以乾也厚德載物者以坤也非

乾而何能自強不息非坤而何能厚德載物餘卦又以時言之

君子所以如此者以此時也時者易也總是以此也以此洗心

退藏於密以此齊戒神明其德隨處是密隨處是德千變萬化而不離乎是

盤庚

衷論曰盤庚三篇未遷之詞嚴將遷之詞裕既遷之詞慰一張

一弛或緩或急古人其敢徑情率意以貴役賤以智加愚乎

凡進食之禮左殺右馘食居人之左羹居人之右膾炙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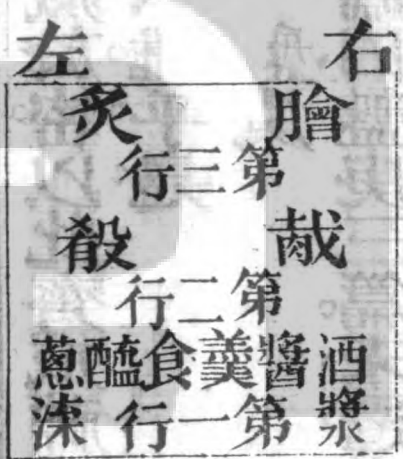
外醯醬處內蔥醢處末酒漿處右

鄭註左右皆便食也居人左右明其近也外內殺馘之外內也

膾炙皆在豆醯醬食之主故近醢蒸蔥也處醯醢之左言末者

殊加也酒漿處羹之右言若酒若漿爾若兩有之則左酒右漿

此大夫士與賓客燕食之禮元彭魯叔絳曰膾炙處外處殺載之外也此加饌非主也故在外醯醕也案食禮復設酒漿者蓋食畢用漿以滌口用酒以演氣也義疏云彭氏燕食禮圖分四行今據鄭注細玩之當是食左羹右醯又在食之左醬又在羹之右蔥醢又在醯之左酒漿又在醬之右共為一行最近人第二行為殺載三行為膾炙



堂上八豆設于戶西西陳皆二以竝東上韭菹其南醯醢屈八簋繼之黍其南稷錯六鉶繼之牛以西羊豕豕南牛以東羊豕

六鉶節賈疏云此絳也。不言絳者文自具。故不言之。又云按此文上下絳屈錯各別。屈者句而屈陳之。絳者直屈陳之不為句錯者閒錯而陳之。愚按儀禮吉凶大事一切所用之具先為陳設。惟士相見覲禮兩篇不載。餘皆有明文。然其陳設皆有定法。如正鼎陪鼎正饌加饌各有其物。堂上堂下兩夾兩階門外門內各有其所。二列四列或六或八各有其數。而聘禮歸饗餼節內所云屈錯絳三者最易混淆。今為注明以便觀覽。



八豆非菹 鹿藿 昌本 醯醢 麋藿 荈菹

八豆之陳以屈

八簋黍稷 黍稷 黍稷

八簋之陳以錯

六鉶羊牛 豕

六鉶之陳以緝

九五坎不盈祇既平无咎

質疑云傳以不盈為未平尚在險中為五不足即象傳水流而不盈句亦以為未足竊意不然水之性行則平止則盈逆行無歸汎濫滔天者盈之害也故天下之險皆生于盈不盈故平盈

則不平心莫險于盈德莫妙于平不盈其善故能受天下之善不盈其功故能立天下之功九五剛中為一卦之主水之流而不盈于此見心之亨亦于此見夫坎不盈則水不上溢祇見其既平耳行由地中則安流如掌蕩蕩平平不復見其有險矣何咎之有  
費誓費誓  
衷論云古但云師出以律而未言所謂律者何謂也坐作擊刺步伐止齊戰法也若費誓其行師之律乎師之事有五費誓備言之一日器械二日馬牛三日期會五曰芻藁五者皆不可以無律

朱子曰竊謂天地生物本乎一源。人與禽獸草木之生莫不同有此理。其一體之中。即無絲毫欠剩。其一氣之運。亦無頃刻停息。所謂仁也。但氣有清濁。故稟有偏正。惟人得其正。故能知其本具此理而存之。而見其為仁。物得其偏。故雖具此理而不自知。而無以見其為仁。然則仁之為仁。人與物不得不同。知仁之為仁。而存之人與物不得不異。合而言之。則莫非此理。然其中無一物之不該。雖散殊雜揉。不可名狀。而纖微之間。同異畢顯。所謂理一而分殊也。知其理一。所以為仁。知其分殊。所以為義。大抵仁者正天理流動之機。以其包容和粹。涵育融漾。不可名

狀。特謂之仁。其中自然文理密察。各有定體。即此為義。此二者包括人道已盡。義固不能出于仁之外。仁亦不離乎義之內也。

文王孫子本支百世。凡周之士不顯亦世。

困學紀聞。文王之詩曰。文王孫子。本支百世。凡周之士。不顯亦世。此周所以興也。宣王之後。為幽王。斯干之祥。黍離之萌也。太師皇父之後。為皇父。卿士尹吉甫之後。為尹氏。大師蹶父之後。為蹶。為趣。馬申伯之後。為申侯。則與犬戎滅宗周矣。君臣皆弗克。紹周焉。得不替乎。

九三其其限列其夤厲薰心

動靜互根。太極之所以立也。艮以止為義。而彖詞則曰。艮其背。



又曰行其庭象傳則曰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可知艮卦合動靜而言並非一于止也一于止則黜聰蔽明入于虛無寂滅矣此九三一爻所以有薰心之危也質疑云三之心本欲盡絕外感可以息心抑知避世而世終不可避絕物而物終不能絕惡動之心非靜也求靜之心即動也中心勞攘既恐我心之逐物又恐外物之我擾薰燥焦灼那得不危

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

質疑云說文眚目翳也日本光明因翳而昏誠本正大因眚而匪有眚匪正之故釋典有云安无自性如人捏目見月爲二惟一月真二因眚生如人目翳見空中花空實无花花因眚有發

明眚字親切故特錄之其釋先王以茂對時育萬物云育萬物如人生八歲入小學十五則使之入大學二十而冠三十使之有室四十而仕五十服官政之類如不違農時數畧不入污池斧斤以時入山林之類皆是此先王所以參天地贊化育盡人物之性也釋无妄之藥不可試也云或因毀而詭遇以求全或因窒而變其所守或因弗率而輕舉或因拂亂而生悔皆无妄之藥也試則妄矣反足以招尤而速累愚按周公遭流言而不改凡几之度文王拘羑里而不易明聖之心是不試之以无妄之藥也

夏商禹貢

卷十八

夏商禹貢



衷論水發源于西北西北高而多山故于冀紀壺口梁岐梁紀  
岷嶓蔡蒙雍誌荆岐終南惇物鳥鼠諸山所以紀水之出也水  
入海于東南東南下而多澤故于兗紀雷夏徐誌大野揚紀彭  
蠡震澤荆紀雲夢豫紀荷澤孟豬諸澤所以紀水之歸也而  
因案實始翦商安知因案率而轉舉也因轉而主則皆天  
日知錄太王當武丁祖甲之世殷道未衰何從有翦商之事僖  
公之世距太王已六百餘年作詩之人特本其王迹所基而侈  
言之爾猶泰誓言命我文考肅將天威康誥言天乃大命文王  
殪戎殷皆後人追言之也張子曰一日之間天命未絕猶是君  
臣言不勝其多也

惟幾  
中庸慎獨之說發原於此幾動於隱微而人品之聖狂治道之  
純駁無不由之

月令

堯典有敬授人時之訓而羲和分職專掌四時則時為尚矣但  
專主四仲而孟季兩月尚未及詳豳風七月則通十二月而記  
其候詳其事焉至月令又不但記月而於月之中詳其日焉如  
四立二至上丁仲丁自綱而自由畧而詳所謂先王制作以天  
地為本以陰陽為端以四時為柄以日星為紀月以為量也但  
月令本呂氏春秋夏小正已先詳之其文見于大戴禮其傳或



云子夏所作或云大戴所作未之詳也茲備錄之

正月啟蟄傳言始雁北鄉先言雁而後言鄉者何也見雁而

雁以北方為居何以謂之為居且長焉爾九月遷鴻雁先

言遷而後言鴻雁何也見遷而後數之則鴻雁也何不謂南

鄉也曰非其居也故不謂南鄉記鴻雁之遷也雉震响者鳴

如不記其鄉何也曰鴻不必當小正之遷者也雉震响者鳴

也响也者鼓其翼也正月必雷雷不必聞惟雉

為必聞之何以謂之雷則雉震响相識以雷

也負冰云者農緯厥耒用是見君之亦有耒也初歲祭耒始

言解蟄也者終歲之用祭也其曰初云爾者言

用暢是月之始用之也初者始也或曰祭非也

者園之時有後風合冰必于南風解水必於南風生必於南

燕者必於南風日滌凍塗塗者凍下而澤上多也田鼠出

風故大之也農率均田田也言農夫急除田也獺獸祭魚必

也記時也農率均田田也言農夫急除田也獺獸祭魚必

與之獸何也曰非其類也祭也者得多也善其祭而後食之

十月豺祭獸謂之祭獺祭魚謂之獸祭何也豺祭其類獺祭

非其類故謂之鷹則為鳩鷹也者其殺之時也鳩也者非其殺

之獸大之也鷹則為鳩鷹也者其殺之時也鳩也者非其殺

曰則盡其辭也鳩為鷹變而農及雪澤無高下也初服于公

為不仁也故不盡其辭也采芸為廟也鞠則見鞠者何也星名

田服公田而後服其田也采芸為廟也鞠則見鞠者何也星名

再見初昏參中斗柄縣在下蓋記時也言斗柄者柳稊稊也

爾梅杏棗桃則華桃也山緹縹縹也先言緹而後言縹者何也

云子夏所作或云大戴所作未之詳也茲備錄之

正月啟蟄傳言始雁北鄉先言雁而後言鄉者何也見雁而

雁以北方為居何以謂之為居且長焉爾九月遷鴻雁先

言遷而後言鴻雁何也見遷而後數之則鴻雁也何不謂南

鄉也曰非其居也故不謂南鄉記鴻雁之遷也雉震响者鳴

如不記其鄉何也曰鴻不必當小正之遷者也雉震响者鳴

也响也者鼓其翼也正月必雷雷不必聞惟雉

為必聞之何以謂之雷則雉震响相識以雷

也負冰云者農緯厥耒用是見君之亦有耒也初歲祭耒始

言解蟄也者終歲之用祭也其曰初云爾者言

用暢是月之始用之也初者始也或曰祭非也

者園之時有後風合冰必于南風解水必於南風生必於南

燕者必於南風日滌凍塗塗者凍下而澤上多也田鼠出

風故大之也農率均田田也言農夫急除田也獺獸祭魚必

也記時也農率均田田也言農夫急除田也獺獸祭魚必

與之獸何也曰非其類也祭也者得多也善其祭而後食之

十月豺祭獸謂之祭獺祭魚謂之獸祭何也豺祭其類獺祭

非其類故謂之鷹則為鳩鷹也者其殺之時也鳩也者非其殺

之獸大之也鷹則為鳩鷹也者其殺之時也鳩也者非其殺

曰則盡其辭也鳩為鷹變而農及雪澤無高下也初服于公

為不仁也故不盡其辭也采芸為廟也鞠則見鞠者何也星名

田服公田而後服其田也采芸為廟也鞠則見鞠者何也星名

再見初昏參中斗柄縣在下蓋記時也言斗柄者柳稊稊也

爾梅杏棗桃則華桃也山緹縹縹也先言緹而後言縹者何也

云子夏所作或云大戴所作未之詳也茲備錄之

正月啟蟄傳言始雁北鄉先言雁而後言鄉者何也見雁而

雁以北方為居何以謂之為居且長焉爾九月遷鴻雁先

言遷而後言鴻雁何也見遷而後數之則鴻雁也何不謂南

鄉也曰非其居也故不謂南鄉記鴻雁之遷也雉震响者鳴

如不記其鄉何也曰鴻不必當小正之遷者也雉震响者鳴

也响也者鼓其翼也正月必雷雷不必聞惟雉

為必聞之何以謂之雷則雉震响相識以雷

也負冰云者農緯厥耒用是見君之亦有耒也初歲祭耒始

言解蟄也者終歲之用祭也其曰初云爾者言

用暢是月之始用之也初者始也或曰祭非也

者園之時有後風合冰必于南風解水必於南風生必於南

燕者必於南風日滌凍塗塗者凍下而澤上多也田鼠出

風故大之也農率均田田也言農夫急除田也獺獸祭魚必

也記時也農率均田田也言農夫急除田也獺獸祭魚必

與之獸何也曰非其類也祭也者得多也善其祭而後食之

十月豺祭獸謂之祭獺祭魚謂之獸祭何也豺祭其類獺祭

非其類故謂之鷹則為鳩鷹也者其殺之時也鳩也者非其殺

之獸大之也鷹則為鳩鷹也者其殺之時也鳩也者非其殺

曰則盡其辭也鳩為鷹變而農及雪澤無高下也初服于公

為不仁也故不盡其辭也采芸為廟也鞠則見鞠者何也星名

田服公田而後服其田也采芸為廟也鞠則見鞠者何也星名

再見初昏參中斗柄縣在下蓋記時也言斗柄者柳稊稊也

爾梅杏棗桃則華桃也山緹縹縹也先言緹而後言縹者何也



萬也者干戚舞也入學也者  
 大學也謂今時大舍菜也  
 祭鮪祭不必記記鮪何也鮪之  
 先至者也而其至  
 榮董董菜  
 采蘩蘩由胡由胡者蘩母也蘩  
 有時謹記其時  
 昆小蟲抵蜺  
 動而後言蟲者何也萬物至是動而始著抵猶  
 推也推之不必取取必推而不言取  
 來降燕乃睇  
 燕乙也降  
 推之推之不必取取必推而不言取  
 來者何也莫能見其始出也故曰來降言乃睇何也睇者眇  
 也眇者視可為室者也百鳥皆曰巢突穴取與之室何也操  
 泥而就家  
 剝鯨以爲  
 有鳴倉庚  
 倉庚者商庚也  
 榮芸  
 時則  
 見稊始收  
 有見稊而後始收是稊者所爲豆實  
 三月參則伏  
 伏者非亡之辭也星無時而不  
 攝桑  
 桑攝而記  
 委楊  
 楊則花而  
 犂羊  
 羊有相還之時其類犂犂  
 穀則鳴  
 穀也  
 頒冰  
 頒冰者分水也  
 采識  
 識草  
 妾子始蠶  
 先妾而後子何也曰  
 事有漸也言自卑事

者執養宮事  
 執操也  
 祈麥實  
 麥實者五穀之先見越有小旱  
 越于也記是  
 田鼠化爲鴛  
 鴛鴦也變而爲善故盡其辭也鴛  
 時恒有小旱  
 拂桐芭  
 拂也者拂也桐芭之時也或鳴鳩  
 言始相命也先鳴  
 者鳴而後  
 知其鳩也  
 四月昴則見  
 初昏南門正  
 南門者星也歲再見壹  
 鳴扎  
 扎者  
 也鳴而後知之  
 囿有見杏  
 燕者山之  
 鳴蜮  
 蜮也者或曰  
 故先鳴而後扎  
 莠  
 取茶  
 茶也者以爲  
 莠幽  
 越有大旱  
 爾  
 執陟攻駒  
 執  
 者始執駒也執駒也者離之去母也執而  
 升之君也攻駒也者教之服車數舍之也  
 五月參則見  
 故盡其辭也  
 蟬  
 有殷  
 殷衆也蟬  
 生而暮死稱有  
 鳩則鳴  
 鳩者百鷦也鳴者相命也其不  
 何也有見也  
 一鳩則鳴  
 辜之時也是善之故盡其辭也時有



養日。養長也。一則在本。一則在乃衣瓜。瓜乃者急瓜之辭也。良

未故其記曰時養日云也。其不言生而稱與何

曰興以其興也。故言之興五日翁也。望也者十五日也。翁也者合

云者不知其死也。故謂之伏五日也。陶而疏之也。鳩為鷹。唐

而不見也。入。啟灌藍蓼。灌者聚生者也。記時也。鳩為鷹。唐

為豆。蓄蘭。為沐。菽糜。何在經中矣。又言之時。頌馬。駒也將閒

實也。蓄蘭。浴也。菽糜。何在經中矣。又言之時。頌馬。駒也將閒

諸則或取離駒。納之則法也。

六月初昏斗柄正在上。五月大火中。六月斗柄正在上。用此

也。養桃。桃也者地桃也。地桃也者。鷹始擊。始擊而辭也。故擊

云。養桃。山桃也。煮以為豆實也。鷹始擊。諱殺之辭也。故擊

七月莠萑葦。未莠則不為萑葦。莠然。狸子肇肆。肇始也。肆遂

也。或曰。湟潦生萃。湟下處也。有湟然後有萃。死。猶疏也。萃莠

肆殺也。漢案戶。漢也者河也。案戶也者。寒蟬鳴。蟬也者。初昏

萃也者。漢案戶。直戶也。言正南北也。寒蟬鳴。蟬也者。初昏

馬帚也。漢案戶。直戶也。言正南北也。寒蟬鳴。蟬也者。初昏

織女正東鄉。時有霖雨。灌茶。灌聚也。茶萑葦之莠為蔣

蘆。莠為斗柄縣在下則且。元校。元也者黑也。校也者若綠。剝棗。剝也

八月剝瓜。蓄瓜之元校。色然婦人未嫁者衣之。剝棗。剝也

也。栗零。零也者降也。零而後。丹鳥羞白鳥。白鳥者謂丹良也

其謂之鳥何也。重其養者也有翼。辰則伏。辰也者謂星也。伏

者為鳥。羞也者進也。不盡食也。辰則伏。辰也者謂星也。伏

鹿人從。鹿人從者從羣也。鹿之養也。離羣而善之。離而不見也

人從人從也者。犬者于。駕為鼠。參中則且。居幽也不言或曰

九月內火。內火也者大火也者心也。遭鴻雁。也。遭往主夫出火。主夫也者。

也。陟元鳥。螫。而後言螫也。元鳥者燕也。先言陟也。熊羆貉鼯則

穴。若螫也。榮鞠也。樹麥也。時之急也。王始裘。王始裘者何也。衣裘之時也。

辰繫于日。雀入于海為蛤。蓋有矣。非

十月豺祭獸。善其祭而後食之也。初昏南門正。南門者星名也。及此再見矣。黑鳥浴。

也。黑鳥者何也。鳥也。浴也。時有養夜。養者長也。若元雉入于淮為

蜃。蜃者蒲盧也。織女正北鄉則旦。織女星

十有一月王狩。狩者言王之時。田冬獵為狩。陳筋革。陳筋革者。省甲兵也。嗇人不從。

不從者弗行。于時月也。萬物不通。隕麋角。隕墜也。日冬至陽氣至始

時焉耳。麋角隕記

十有二月鳴弋。弋也者禽也。先言鳴而後言弋者何也。鳴而後知其弋也。元駒賁。元駒也。賁者蠶也。

賁者何也。走于地中也。納卵蒜。卵蒜也者本如卵者也。納之君也。虞人入梁。虞人

梁者主設罟罟者也。隕麋角。蓋陽氣且曙也。故記之也。

思齊大任文王之母。思媚周姜京室之婦。

齊者母道也。媚者婦道也。為人母。盡母道。為人婦。盡婦道者。大

任也。

不能使人巧。

莊子天道篇輪扁曰。臣以臣之事觀之。斲輪徐則甘而不固。疾

則苦而不入。不徐不疾。得之於手而應于心。口不能言。有數存

焉。于其間。臣不能以喻臣之子。臣之子亦不能受之于臣。是以



行年七十而老。斲輪。

利有攸往。終則有始也。

質疑云。體常以盡。變妙變以立。恆二語揭盡。恆義。程傳。天下之理。未有不動而能恆者也。動則終而復始。所以恆而不窮。凡天地所生之物。雖山嶽之堅厚。未有能不變者也。故恆非一定之謂也。一定則不能恆矣。唯隨時變易。乃常道也。故云利有攸往。

心性命

知言曰。天下莫大于心。患在不能推之爾。莫久于性。患在不能順之爾。莫成于命。患在不能信之爾。不能推。故人物內外不能一也。不能順。故死生晝夜不能通也。不能信。故富貴貧賤不能。

安也。

冢宰制國用

義疏。冢宰掌六典。統百官。均四海。於職無所不統。而獨言制國用者。承平之世。府庫盈餘。君心易侈。心侈則用奢。用奢則斂厚。斂厚則民貧。民貧則亂。作古之冢宰。節以九式。凡君所用。大府司會。職幣職歲。皆得據式以爭。君莫之違也。後世乃取惟王不。會一言以縱欲。國服為息四字以賤民。是惡知制用足國之道哉。

亂之初生。僭始既涵。亂之又生。君子信讒。

信讒前補出。僭始既涵。一層極細。極刻。蓋君子非遽信之也。涵。

一車集 卷一  
手始而信于終。斯亂成矣。蘇氏曰：小人爲讒于其君，必以漸入之。其始也進，而嘗之君，容之而不拒；知言之無忌于，是復進。既而君信之，然後亂成。

子曰：夏道尊命，事鬼敬神而遠之；近人而忠焉，先祿而後威，先賞而後罰，親而不尊，其民之敝，憊而愚，喬而野，朴而不文，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後禮，先罰而後賞，尊而不親，其民之敝，蕩而不靜，勝而無恥，周人尊禮尚施，事鬼敬神而遠之，近人而忠焉，其賞罰用爵列，親而不尊，其民之敝，利而巧，文而不慚，賊而蔽。

古無不敝之法，其積漸流極使然也。如井田封建，豈不法良意。

美。然能行之于三代，不能行之于後世，苟無道以救之，其末也不能無敝。此一節乃三王尚忠尚質尚文之明文可徵者也。其屢代異尚，非不樂同也，不能同也，不同乃所以致其同也。蓋人情之所趨，如水之就下，非救弊補偏，矯枉歸正，不可爲治。至其民之敝，如夏之朴野，殷之放蕩，周之便利機巧，當制法時，先王早見及之，以俟後王之變革耳。

### 易有三義

易有三義，變易、交易、不易是也。不易者，經也。變易、交易者，權也。經權互用，時中也。天地閒皆易，一身中皆易，如孔子去魯遲遲去齊，接淅，禹稷顏子，曾子子思，易地皆然。孟子齊餽不受，宋薛



則受儲子不見季任則見。又如一獻酬有分階。又有同階一拜。爵有堂下。又有堂上。佩垂佩委。則視乎主。受跪受立。則隨乎時。隨舉一二。而變動不居。周流六虛之理。無時無事。莫不皆然。若執一廢百。皆成窒碍。此理最精微。又最平易也。汪默庵說易私質云。聖人看得道理親切。難以言盡。以憂患之心。察民之故。借陰陽剛柔淑慝消長之道。寫出衰世愛惡情偽。使人知所取舍。變通。又因屈伸往來盈虛消息之妙。模出語默行止次第。使人知所鼓舞趨避。無非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之倫。無非富貴貧賤患難之境。無非喜怒哀樂之節。無非禮樂刑政兵戎之事。舍子臣弟友無所爲道。舍學聚問辯寬居仁行無所爲學。舍誠

正修齊治平。無所爲用。舍戒慎恐懼。無所爲教。舍庸言庸行。無所爲上天之載。雖明天道實本人。事大而治亂興亡。小而趨吉避凶。精而盡性至命。粗而語默動靜。無一時無一事。非易如布帛菽粟。日用飲食。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易也。句句字字皆有實用。又云。所謂易爲寡過之書者。不先不後。無過不及。恰好而當。其可之謂也。蓋易中有剛柔之才。有中正之德。有上中下之位。有遠近之勢。有先後遲速之時。事之非者。聖人所不道。卽其是而可行者。有其才而無其德。不可爲也。有其才有其德而無其位。不可爲也。有其才有其德與位。而無其勢。不可爲也。有其才德。有其位與勢。而時未至。不可爲也。斯其爲寡過之道也。子



一車集 卷一  
曰。侍于君子有三愆。所謂愆者。豈不善之言乎。又如六禮備而後成婚。固也。然婚之日。婚之夜。婚之三日。婚之三月。各有其時。不容先。不容後也。推之天下之事。無不有其恰好而當可之候也。而可須與離乎。

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

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者。大賢之分也。達則兼善天下。窮則兼善萬世者。聖人之分也。胡子兼善萬世一語。殆為孔子寫照。

象曰。天與火同人。君子以類族辨物。

質疑云。致同在。審異上。若不審異。則混淆。禍亂反不能同矣。此

蒙莊齊物之所以為荒唐也。類族如六德為諸侯。三德為大夫。功之大同于開國。功之次同于承家。士農工商之各業。其業無相混也。府史胥役之各事。其事無相紊也。內有昭穆之辨。外有尊卑之等。皆類族也。辨物如菽粟之類。同歸養生。藥石之類。同歸衛生。律呂陰陽不同。同於正五音。璿璣玉衡不同。同于齊七政。朝廷之上。五瑞三帛。二生一死之贄。所當辨也。親親之殺。三年期月。大功小功之服。所當辨也。同律度量衡。所以致同也。車同軌。書同文。亦所以致同也。皆辨物也。

公劉于族族矣夫

困學紀聞。君之宗之。宗法始于此。其軍三軍。軍制始于此。徹田



一車身 卷十八  
為糧徹法。始于此。周禮有自來矣。其重三單單備於下。此漸田

### 侍食于君君祭先飯

士相見禮云。若君賜之食。則君祭先飯。徧嘗膳。飲而俟。君命之食。然後食。若有將食者。則俟君之食。然後食。鄭註膳。謂庶羞。賈疏謂此膳。宰不在。則侍食者自嘗已前食。非嘗君前食。與膳宰正嘗食有異。故註云。示為君嘗食也。又云。此小小禮食法。非正禮食。正禮食。則公食大夫是也。彼君前無食。此君臣俱有食。故與彼異也。鄭注將食。謂膳宰也。膳宰進食。則臣不嘗食。周禮膳夫授祭品嘗食。王乃食。按此。則先飯之前。須補出膳宰不在一層。若膳夫進食。則品嘗之禮。乃膳夫行之。而以待食者攬越可。

乎。且飯乃嘗已前之食。此意更剔得分明也。義疏此經蓋為得賜食而非君所客者而言。故不得祭。若君所客。則少儀曰。若賜之食。而君客之。則命之祭。而後祭先飯。辨嘗羞。飲而俟。是也。少儀又曰。君命之羞。羞近者。命之品嘗之。然後惟所欲。此亦當然。愚按鄉黨所記。與士相見禮。文法正同。而邢註論語。亦以是非客禮之說。故照疏分解。鄉黨圖考。則仍主君以客禮待之。為說。其于朱註。不敢當客禮意。却不相背。當並存之。

### 彖傳象傳

說易私質云。他經皆是後儒詮釋。豈無掛漏出入之處。惟易乃吾夫子手筆。以經註經。如彖傳。則先將義皇命名。及兩卦推盪



一車集 卷十八  
妙理細細剖析。然後將卦體卦德卦象卦變之精蘊逐句逐字。搜剔而詮之。規模次第無幽不抉。至于爻辭之奇肆隱險。夫子則一一歸之于理。或提其要。或原其故。或言外申明。或意中別寄。平易明白。字順文從。爲古今註疏之祖。

尚書

讀孔安國書序源流備載。孔正義序詳漢以來各家注疏優劣。而書以道政事大旨。究未指明。至蔡序所謂二帝三王之治本於道。二帝三王之道本于心。所謂二帝三王存此心。夏桀商受亡此心。太甲成王困而存此心等語。直將古帝王治道源頭一語揭破。與孟子君子存之四章如出一轍。乃知羽翼經傳之功。

宋儒最鉅。徐幹中論治學篇曰。凡學者大義爲先。物名爲後。不能統其大義之所極。以獲先王之心。此無異乎女史誦詩。內豎傳令。真讀書之要訣也。

勿憂宜日中宜照天下也

豐爲盛大之象。晏安驕奢百弊叢生。蒙蔽之禍由此而起。聖人垂日中之訓。即明目達聰之旨也。即持盈保泰之道也。質疑云。豐之可憂者。天運也。勿憂宜日中者。人事也。人事所以保持天運也。故聖人无豐以人事持天運。不能使造化無長食之時。而能常存日中之照。則盈虛消息之權不爲造化用。而爲我用矣。如儆戒無虞。馭朽隕淵。日昃不遑。皆是。



敬之。...

困學紀聞。敬之。羣臣進戒。嗣王荀子云。天子即位。上卿進曰。能除患則為福。中卿進曰。先事慮事。先患慮患。下卿進曰。敬戒無怠。羣臣進戒。始以敬。三卿投策。終以敬。此心學之原也。伊尹訓太甲曰。祇厥身。召畢告康王曰。今王敬之哉。皆以此為告君第一義。

大僕建路鼓于大寢之門外。而掌其政。以待達窮者與遽令聞鼓聲。則速逆御僕與御庶子。

鄭注。大寢。路寢也。其門外。則內朝之中。政。鼓節與。早晏。御僕御庶子直事鼓所者。賈疏。此鼓所用擊之。以聲早晚。先鄭云。窮謂

窮。冤。失職。則來擊此鼓。以達于王。遽。傳也。若今時驛馬軍書。當急聞者。亦擊此鼓。淮南汎論訓云。禹之時。以五音聽治。懸鐘鼓。磬鐸置鞀。以待四方之士。為號曰。教寡人。以道者。擊鼓。諭寡人。以事者。振鐸。語寡人。以憂者。擊磬。有獄訟者。搖鞀。當此之時。一饋而十起。一沐三捉髮。可知古人以聲音為號。其由來已久。

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

易曰。雲行雨施。品物流形。又曰。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又曰。天地絪縕。萬物化醇。禮曰。天氣下降。地氣上騰。天地和同。草木萌動。又曰。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矣。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樂興焉。觀此數段。即程子所謂未畫卦前。開眼皆是。



易之意時行物生之說亦若是而已矣

其來復吉有攸往夙吉

衷論曰本義解來復謂復其所而安靜程傳謂大難平定之後當正紀綱明法度復先王之舊立說更完密夙吉者救民水火則宜速遏際亂畧無使滋蔓則宜早

憂悔吝者存乎介震无咎者存乎悔

太康尸位以逸豫滅厥德黎民咸貳乃盤遊無度畋于有洛之表十旬弗反淮南子令尹子佩請飲莊王王不果往曰吾聞子具于强臺强臺者南望料山以臨方皇欲左江而右淮其樂忘死若吾薄德之人不可以當此樂也恐留而不能反夫强臺之

樂至于忘死其為盤遊之具極矣而往與不往其介甚微往則悔吝隨之不往斯无咎一念從違只在瞬息故封疆之界以里井田之界以步而危微之界辯之自虞帝始聖經著誠意之條子思申慎獨之旨皆以其介最微最嚴示人省察之功不可須臾緩也但人之生也氣稟拘之于前物欲蔽之于後克復為仁非顏子且不足語此故作易聖人憂天下後世最遠于復曰不遠復無祇悔于困曰動悔有悔征吉姑舍其既往之咎而大為開遷善之門若曰人孰無過過而能悔吉之先幾也可知復反也太康之十旬弗反是一去而不能反也莊王之恐留而不能反是能反而不令之去也孔子曰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



莫知其鄉。惟心之謂與。蓋言介之危險。有如此聖賢之所以為聖賢。只爭這些子。然又具一志而不銷。又出其王之恐。固而不。秦誓之門。晉曰。人將無。而。李子材曰。春秋敗殺之後。復有彭衙濟河之師。徒悔不改。穆公所以僅為穆公也。夫子于書取其一念之悔。而于春秋責其遂非之失。一寬一嚴。意各有主。愚按徐幹中論。修本篇云。人之過。在于哀死。而不在于愛生。在于悔往。而不在于懷來。喜語乎已。然好爭乎遂。事墮于今日。而懈于後旬。如斯以及老故野人之事。不勝其悔。君子之悔。不勝其事。此段為悠忽。因循。徒悔不改。畢生為積過之地者。寫照殆盡。

### 易有太極

天原發微

元鮑魯齋名雲龍著

曰太極者。無聲無臭之中。有箇至極之理。

是為造化之樞紐。品彙之根柢。在天地則天地中有太極。如戶有樞。如衣有紐。在萬物則萬物中有太極。如木有根。如榦有柢。謂之無耶。冲漠無朕之中。萬象森然。已具。謂之有耶。當初元無一物。而不可究詰。其為理也。至高而不遺于卑。至妙而不離于微。音至精而不雜于氣。至神而不滯于物。是為萬物之本。涵陰陽動靜于其中。而不雜陰陽動靜以為言。

### 小弁

廢成于忍。忍生于讒。讒開于言。小弁之義也。



棟橈本末弱也

史氏曰本末二字皆從木以一陽畫藏于木之下則根株回暖而爲本以一陽畫散于木之上則枝葉向榮而爲末卦象上缺下短故爲本末弱從本末字洗剔精鑿不磨

格致

或問進修之術何先程子曰莫先于正心誠意然欲誠意必先致知而欲致知又在格物致盡也格至也凡有一物必有一理窮而致之所謂格物者也然而格物亦非一端如或讀書講明道義或論古今人物而別其是非或應事接物而處其當否皆窮理也曰格物者必物物而格之耶將止格一物而萬理皆通

耶曰一物格而萬理通雖顏子亦未至此惟今日而格一物焉明日又格一物焉積習既多然後脫然有貫通處耳又曰自一身之中以至萬物之理理會得多自當豁然有箇覺處又曰窮理者非謂必盡窮天下之理又非謂止窮得一理便到但積累多後自當脫然有悟處又曰格物非欲盡窮天下之物但于一事上窮盡其他可以類推至如言孝則當求其所以爲孝者何如若一事上窮不得且別窮一事或先其易者或先其難者各隨人淺深譬如千蹊萬徑皆可以適國但得一道而入則可以類推而通其餘矣蓋萬物各具一理而萬理同出一原此所以可推而無不通也又曰物必有理皆所當窮若天地之所以高



一軒集 卷十八  
深鬼神之所以幽顯是也。若曰天吾知其高而已矣。地吾知其深而已矣。鬼神吾知其幽且顯而已矣。則是已然之詞。又何理之可窮哉。又曰如欲爲孝。則當知所以爲孝之道。如何而爲奉養之宜。如何而爲溫清之節。莫不窮究。然後能之。非獨守夫孝之一字而可得也。或問觀物察己者。豈因見物而反求諸己乎。曰不必然也。物我一理。纔明彼。卽曉此。此合內外之道也。語其大。天地之所以高厚。語其小。一物之所以然。皆學者所當致思也。曰然則先求之四端可乎。曰求之情性。固切于身。然一草木亦皆有理。不可不察。又曰致知之要。當知至善之所在。如父止于慈。子止于孝之類。若不務此。而徒欲泛然以觀萬物之理。

則吾恐其如大軍之游騎。出太遠而無所歸也。又曰格物。莫若察之于身。其得之尤切。大學朱子所補格物章。所謂表裏精粗四字。隲括程子各款之說。故曰竊取程子之意也。李延平先生名侗云。爲學之初。且當常存此心。勿爲他事所勝。凡遇一事。卽當且就此事。反復推尋。以究其理。待此一事融釋脫落。然後循序少進。而別窮一事。如此。旣久。積累之多。胸中自當有灑然處。非文字語言之所及也。

召伯勞之

召誥篇。庚戌攻位。甲寅位成。召公之役。殷庶也。甲子用書。庶殷丕作。周公之役。庶殷也。非說以使民忘其勞。安可得于難化。



之頑民哉。黍苗之任輦車牛。師旅徒御。人人競勸。樂事赴功。惟召伯勞之有道也。

君罔以辯言亂舊政

困學紀聞曰。伊尹以辯言亂政。戒其君。盤庚以度乃口告其民。商俗利口。其敝久矣。邵子曰。天下將治。則人必尚行。天下將亂。則人必尚言。周公訓成王。勿以儉人。所以反商之敝也。張釋之諫文帝。超遷齊夫。所以監秦之失也。周官曰。無以利口。罔命曰。無以巧言。此周之家法。將相功臣。少文多質。安靜之吏。悃悃無華。此漢之家法。

六五不富以其鄰。利用侵伐。无不利。上六鳴謙。利用行師。

征邑國

程傳。君道不可專尚謙柔。必須威武相濟。然後能懷服天下。故利用行侵伐也。威德並著。然後盡君道之宜。而无所不利。蓋五之謙柔。當防于過。故發此義。按謙是與爭。反而五上二爻。皆言侵伐。所以救柔之過。而濟之以剛也。以八柄馭羣臣。誅奪與爵祿並列。皆此道也。程傳補出此層于五上二爻之下。最精到。程傳上六云。上謙之極也。至于太甚。則反為過矣。故利在剛武。自治邑國。己之私有。行師。謂用剛武。征邑國。謂自治其私。楊龜山曰。君子行有不得。則反求諸己。故曰利用行師。征邑國也。不用剛克。而能勝己之私者。未之有也。



知者樂

知言云。靜觀萬物之理。得吾心之說也。易動處萬物之分。得吾心之樂也。難按此則動者之難樂。原先有此一層。透得此層。樂字方有着落。蓋事機雜投。其閒情偽相感。利害相生。未易洞曉。少有乖謬。則悔吝憂患乘之。此非知者難言樂矣。

友直

知言云。能攻人之實病。至難也。此語最宜玩味。古人於擇交最重。非學業之勝我。即志趨之相如。乃能深知我之病痛。而攻治之。斯針鋒相對。拔去病根。不同門面套語。故受人攻者難。人人知之。而能攻人者絕不易得。如曾子責子夏三罪。是已。胡子以

為至難誠然

孔子懼作春秋

時至春秋紀綱墮壞。僭竊公行。乃天理滅絕。人欲橫流之秋也。君臣父子兄弟夫婦之倫。至此大變。凡天理之所必無。人情之決不忍出者。無一不有。螭魅罔兩。盡相窮神。泯泯焚焚。使人卒不忍讀。直是翻盡。虞夏殷周太平之舊案。開出淫亂篡殺昏天黑地世界。奏成二百四十二年。自古未有一部亂世之書。聖人通治亂之原。明古今之變。以為明鏡。所以照形。美者歷載前書。惡者未筆國史。則人欲之何以如此。奔騰天理之何以如此。煨燼雖危。言悚論歷。聖諄諄而狼子野心。胎禍叵測。究屬空言。未



一車集 卷十八  
徵事實。又何足以寒亂臣賊子之膽乎。魯史春秋乃當時各國實錄。而民彝大亂。十居八九。孔子憂世之心。既無所寄。懼而修之。如禹鑄九鼎矣。啖叔佐謂尊王室。正陵僭。舉三綱。提五常者。其在是乎。孟子所以爲一治也。

咸九四貞吉。悔亡。憧憧往來。朋從爾思。艮六四。艮其身。

无咎。

鄭申甫曰。咸艮兩卦。皆言心學。四當心之處。俱不露心字。此是妙理。見不可有心于感。亦不可有心于艮。有心于感者。逐物之學。有心于艮者。絕物之學。

今冲子嗣則無遺壽者。

人主幼冲卽位。易近羣小而疏遠老成。此正初服之當謹者。故曰。今冲子嗣則無遺壽者。蓋欲其尊禮者。又以養成其德。不爲左右便嬖佞諛喜事之人所遷惑。亦可謂端本澄源之論矣。

伊尹以冕服奉嗣王歸于亳。

胡子知言云。欲大變後世之法度。必先大變人主之心術。心術不正。則不能用真儒爲大臣。大臣非真儒。則百官不可總己。以聽而嗣君不可以三年不言。母后雖欲順承天意。不撓外權。不可得矣。此論極卓絕。乃知因革隨時。泥古者之不可以爲治也。

克寬克仁。

困學紀聞曰。仲虺之誥。言仁之始也。湯誥。言性之始也。太甲言。



誠之始也。說命言學之始也。皆見于商書。自古在昔。先民有作。溫恭朝夕。執事有恪。先聖王之傳恭也。亦見于商頌。孔子之傳。有自來矣。

處之一則能化而齊

知言云。江河之流。非舟不濟。人取其濟則已矣。不復畱情于舟也。澗壑之險。非梁不渡。人取其渡則已矣。不復畱情于梁也。人于奉身濟生之物。皆如是也。不亦善乎。澹然天地之間。雖死生之變。不能動其心矣。愚按。讀者明得此篇旨趣。則孔顏樂處。舜禹有天下而不與氣象。庶可得之。而懷居不足爲士。恥惡衣食未足與議。從可見矣。又云。處富貴乎。與天地同其通。處貧賤乎。

與天地同其否安。死順生。與天地同其變。又何宮室妻妾衣服飲食存亡得喪。而以介意乎。數語亦極精博。見聖人奉天時行氣象。

抑

關尹子書有云。人之少也。當佩乎父兄之教。人之壯也。當達乎朋友之箴。人之老也。當警乎少壯之說。陳壽翁謂警乎少壯之說。他書之所罕言。人之老也。智慮有昏耄之漸。豈可恃其年高而忽少壯之言哉。師老成。此爲少者言之。警少壯。此爲老者言之。按衛武公年九十五。猶箴儆于國。曰。自卿以下。至于師長士。苟在朝者。無謂我老耄。而舍我。必恭恪于朝夕。以交戒我。觀抑



戒詩其受教聽言不忽于少壯也可知

報虐以威

衷論曰報虐以威可以知古帝王制刑之意矣彼盜賊奸究之虐人與奸邪僉王之悞國其用心殘忍被之者斷肌骸捐軀命聞之者髮上指目眦裂其權勢剛狠匹夫匹婦之無可如何而為之上者不能報之以威其何以平天下之心乎譬如猛獸毒蛇飛而噬人使此時有人起而剗制之豈得為傷造物好生之仁故曰廷尉天下之平也司刑者濫罰而殃及無辜固非玩法而縱釋有罪亦非報虐以威正當與哀矜勿喜參看也

無極而太極

朱子曰太極所以指天地萬物之根無極所以著無聲無臭之妙以其無器與形而天地萬物之理無不在是故曰無極而太極以其具天地萬物之理而無器與形故曰太極本無極以其在無物之前而未嘗不立于有物之後以為在陰陽之外而未嘗不行于陰陽之中以為通貫全體無乎不在則又無聲臭影響之可言又曰上天之載是就有中說無無極而太極是就無中說有鮑魯齋云周子無極而太極一句是順說太極本無極一句是倒說

復其見天地之心乎

鮑魯齋問答節要方虛谷各回字問曰程子曰一陽復于下乃



一輯集 卷十八  
天地生物之心也。先儒皆以靜爲見天地之心。蓋不知動之端。乃天地之心也。又曰復卦非天地之心。復則見天地之心。說與周邵異。周子于坤上說靜。專言靜也。邵子以坤復兩卦言動靜。兼乎一靜一動之間也。程子于動之端言天地之心。尤有功于學者矣。如王輔嗣之說。靜非對動。寂然至無。動息地中。乃天地之心。見皆不然也。如謂靜息地中。則生意絕滅。龍蛇蟄而身亦死。乎草木落而根亦槁。乎天地以生物爲心。惟恐其不生。故陽氣潛于土中。震雷伏于地下。皆生物之心也。真西山引朱子駁輔嗣之說曰。若靜處說無。不知下面一畫作甚麼。又曰。十月豈得無天地之心。流行只自若。又天地自有箇無心之心。西山復

引簡在帝心。帝乃震怒等語。而曰天本無心。安得有意。况于怒乎。以其福善禍淫不少差忒。若有意與怒焉耳。魯齋答曰。欲識天地無心之心。卽程子所謂曠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者是也。舜與禹。豈舜與之與之哉。舜其所當與。我無私怒。與其所當與。我無私喜。是可以觀天地之無心矣。我有善而帝心簡。天與理契。如磁石之吸鍼。彼有惡而帝震怒。天與欲違。如水遇火而必克。按此段合周邵程朱並輔嗣之說。互爲推究。乃見程傳以一陽居下。爲動之端。爲顛撲不破。

詩經

讀春秋胡傳序有云。公好惡則發乎詩之情。酌古今則貫乎書



一事與常典則體乎禮之經本忠恕則導乎樂之和著權制則盡乎易之變百王之法度萬世之準繩皆在此書故君子以謂五經之有春秋猶法律之有斷例也陳定宇書解折衷自序有云兼諸經之體多已見於書中舜皋之歌五子之歌三百篇祖也周官六卿太平六典之綱也洪範之占用二可以見易之用舜典皋謨之五禮可以該禮之名自虞迄周二千年之史筆在焉下逮周平王秦穆公正與春秋接矣諸經各得其一體而書具諸經之全體又小註云朝覲巡狩祭禮即位喪紀等禮書多載之又道理之淵藪在四書而四書之宗祖往往出於書堯典之克明俊德以下大學修齊治平之所出也康誥之克明德作

新民大學明德新民之所出也禹謨之精一執中中庸明善誠身時中之所出湯誥之降衷恆性綏猷中庸命性道教之所出也語之言仁孟之言性亦於書之克仁恆性出焉他所本祖遞數之不能終愚竊本此意以言詩夫五禮之行古人皆有樂章大而郊社小而薦新內而房中外而朝廟詩畧備焉此則可通於樂者也射禮徵於大侯祭典歌於康爵我將配帝思文配天他如天子當陽兩君相見遣使命將養老乞言罔不載其文而撮其要此則可通於禮者也至若訐謨定命遠猷辰告則書之宗指該焉彼周召之匡君凡芮之進諫雖體裁各殊而拳拳之忠猶是禹皋伊傅之遺意也興起善心懲創逸志則春秋之垂



訓昭焉。惡惡有巷伯。好賢有緇衣。褒其可褒。不遺孺婦。貶所當貶。不避君王。而新臺穢德。綠竹芳型。歷千百年。而不改。不且與麟經同工。異曲歟。推而上之。論品物之流行。則不已者。即天行之健。溯維皇之賦畀。則秉彝者。即人道之成。監觀帝謂。何異繫詞以明吉凶。無臭無聲。直本兩儀。以明太極。文王敬止。終日乾乾。衛武賓筵。震來號號。通乎良止。斯賦載馳。合於時行。載歌變伐。此殆古聖王精神之運。異世同揆。或可取而共證者也。

一輯集卷之十八

先生是集纂著有年。清望自成。童聞一二客春。始窺全豹也。竊謂漢唐以來。名家經說。沾溉後人。最鉅然其閒。或詳典物。而於義疏。或闡淵微。而於事畧。又或櫛比不遺。尺寸拘牽。難語融通。求其交推互發。曲揆旁搜。拓開一世之心胸。增長羣才之學識。未易覲矣。先生之談經也。冰解凍釋。鑑朗塵空。其鑿混沌。屏蒙翳。如虞上之羽鱗。作其之而生面。開也。其觀會通。治紛錯。如穿九曲。破連環。烏道而康莊也。不必通釋全經。一言可貫道矣。無事隨文演說。一節獲全神矣。他如制度文爲。紀綱節目。又靡不詳而核辨。而裁兼綜。鈎貫幽探。本原蓋自壯歲。抽簪寢饋。彌篤端居者。無異老禪。故能於恬淡之中。沛然汪洋。自得誠非蹈

常龔陋不從心性中來者先生於程朱書尤爲深造往往於日用談笑閒從容指畫觸處春生且曰予於洛閩蓋尊之而未知所以尊也尙敢求異而費詞乎是集之出先生諭同人以指謬蓋猶耿耿不自信也其謙冲之德又如此清望幸與校字敬志數言而先生嗜學孜孜興起後進或可得其大槩云受業門人敬興劉清望百拜謹識於讓居堂之信齋

敬亭開家  
首標於緒  
仁惠餘念  
義用後入

蔭庭劉  
清望南敬  
原初名片  
神一石初

桂林幼受學於家任田伯日侍左右伯耽經籍得一粹語輒筆於書以已意鎔鑄經義而持論平允出以恬和積廿餘年不覺成帙伯以是集隨拈一義多引前賢緒論互相發明不過爲若輩作一講解耳竊思名家注述稽古證今不事穿鑿此書援引針芥相投匠心獨運談理之妙得其意者且暮遇之集名一輻非破萬卷而能會於一耶柳州之車說備矣豈徒三十輻爲車之用已耶受業姪桂林百拜謹跋

志

翁



卷之三

三

...

...

...

...

